



周益公文集第三十

省齋文稿三十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神道碑二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徽神道碑

紹興二年十一月

公諱澈字明遠姓汪氏系出新安南唐保大中徙饒
州浮梁縣曾祖仲宣贈太保妣徐氏衛國夫人祖叔
寶贈太師惠國公妣陳氏益國夫人考俊脩贈太師
慶國公妣檀氏秦國夫人三世皆以詩書訓子弟公
生穎異幼從伯兄沆學博覽群書尤長於春秋登紹

興八年進士第主臨江軍新喻簿從軍器少監鮑瑀
檢察荆湖軍改吉州州李教授父憂不赴服除教授
衡沅二州万俟忠靖公謫沅知公可任重二十六年
入相薦召為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安分無求視同舍郎數遷殊不
介意二十九年二月輪對論立國二道曰文與武宜
令師帥臣監司奉所部大小使臣智謀深遠可備鎮防
武藝超絕可帥士卒者在內則侍從臺諫各薦所知
務得其實則精不必求多多則泛母問小妣死母拘常
制高宗嘉納即詔內外薦舉武臣而擢公監察御

史尋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和戎浸久邊防懈弛
公力陳養賢養兵民養兵及自治豫備之說反復累
數千言其他如有司毋得援例破成法病廢教坊皆
自公發之 顯仁皇后橫宮既訖工議者欲廣四隅
凡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公言陰陽家說難信
與 帝意合命公按視公還奏 昭慈徽宗顯肅懿
節四陵園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何今日為是紛紛且
漢長樂未央宮夾樗里疾墓未嘗遷也唐張說坎其
宅東北隅人謂洩王氣今就如議者言則穿穴立隴
恐非徒無益按 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

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 帝大悟一切如
故三十年知樞密院事業公義問使虜歸頗知入寇
之謀公申言選將帥為兵備八月遷侍御史賜緋衣
銀魚時酒課虧國用不足公請戢私酤或遂議以贍
軍庫付殿前司公言兵權利病出於一它日將不可
制又論鎮江大將劉宝十罪乞行誅斥又論往歲經
界法行隱漏稅多諸郡經總制錢一時羨嗣歲即虧
今乃以為額必至病民願詔戶部別取十年通數而
用其中事皆施行當國者多過奉公疏罷之明年上
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春大寒有旨令侍從臺諫

條具消弭災異之術公謂天變不虛其應在兵今荆
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凡陳十二事皆內修外攘計
會詔政事並用 祖宗舊制公言近歲武爵遷轉大
驟請復六等檢校官總管鈐轄路分都監除授超躡
當遴其遷於是詔兩省詳議其後稍復舊制云虜使
高景山因賀 天申節報 欽宗升遐且索將相求
釁公請置使江干益兵上流守淮甸備海道然後下
哀痛之詔布告中外是月除御史中丞遣大將成閔
提禁旅五萬也荆襄而公遂為宣諭使大率如公前
後所陳 詔書略曰撫勞將士体訪事宜凡其所臨

如朕親幸公自以身任言責凡川陝江淮利害悉以
聞由鄂渚歷江陵走襄陽具宣 天子恩意拊循諸
軍勉將帥以忠義人人感激思奮時田師中戍鄂李
道成荆吳拱以蜀兵戍襄成閔允鄂鄂間公以師中
老病劾去之襄披城為山寨荆治水堡公曰此特自
守計耳敵至當力戰逐北柰何坐困手乃部分諸將
乘邊還武昌調軍食九月虜犯信陽光化諸將戰却
之俄虜師大至與我軍相持公乞下詔書討而駕幸
金陵乃升閔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實聽宣諭司節
制公欲乘元顏亮駐淮南檄諸將分兵出唐鄧陳蔡

直擣京洛使亮腹背受敵可成大功會兩淮失守驛
召閔軍入受公志不就以荆襄軍當虜將劉萼十萬
之衆頃之謀報虜謀自光黃渡江襲武昌入西討拱
分兵還戍江岸拱即將而南公在武昌馳書責拱還
襄陽自調鄂之餘兵悉戰艦聲言備光黃虜計不得
行拱僅抵峴首虜師掩至大戰漢水上虜衆敗走唐
鄧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未幾亮死公乞出兵淮甸
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虜之新主罷兵請和
矣三十二年春 駕留金陵公請奏事詔需後公復
條奏便宜三月趣公朝臨安虛政府以侍甫入對即

拜叅知政事六月內禪公與宰相陳魯公及二樞臣俱膺佐命之寄壽皇既御極銳意恢復首用張忠獻公使江淮而命公督視荆襄軍馬將分路進討公開府襄陽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別選偏將分據要害皇甫侗擁眾萬餘柵陳蔡間未有所屬公請賜軍號官爵果為名將初蜀師頌德順軍為虜所圍公欲以兵助侗牽制之會 上命中使梁珂齎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惟惟大臣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虜方併力拒西師宜分命趙樽王宣潛師襲洛仍令兩淮犄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卒可定豈特解西師

而已是時虜師移文江淮督府議和復揚公寇 上

慮公銳於進取論 背未宜分兵遠路公念襄漢宿

兵饋糧艱阻昔之汰壤彌望荆榛仍與漕臣呂擢姚

岳議因右長渠築堰通流募資閭民沃灌冗卒十人為甲

五甲為隊三隊為屯授地給牛各有等差賦之種穀

授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餘穀官以緡錢市

之畫為三十八屯規模模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

虜勢遂張蓋隆興元年也 宸翰數飭修邊備公請

入奏軍事 上復遣內侍甘澤賜親札曰入夏無虞

可暫入覲仍賜金合茶藥非常典也公方歸武昌侯

命而張忠獻公先入朝密以迎降虜為名尅期大舉
雖宰相亦不與聞詔公出師應之公以前議驟變上
奏曰虜自得志陝右陳兵壓境姑遷延避盛夏將期
秋冬一決和戰浚先發固善獨未知能度彼已有必
勝之策否願許臣入對面論形勢詔可而我師已踰
淮公知言不用乞令張公併領荆襄號令歸一俄李
顛忠師潰公道乞奉祠除資政殿李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公言者隨攻之落職台州居住明年冬有旨
自便纔兩月復端明殿李士知建康府視事於乾道
元年春上浸察前漫事深念公之功九月召知樞密院

事遂升樞密使立班恩數並同宰臣公以南度後非
舊相若官至公孤不以拜再三辭上曰卿將命馳
驅綿歷為多故授此職嘗密於訪人才於公奉所知百
餘人第其材器復于上二年引疾上固留不能
奪以觀文殿李士再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
內安撫使蓋上知公兩使荆襄有經武整軍之勲
將倚規恢也繼訪公邊事公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
籬又皇甫侗控阬陳蔡間虜兵不敢窺襄比既失兩
郡侗復內徙虜允新野相拒百里耳臣嘗令趙搏王
宣築城郭儲芻糧心備要害首尾相應有以待敵衆

唐文獻公集 卷之三十五
心乃安為今之計無以易此至於機會之來固難豫
定臣職在守土不得而知也 上深然之每以上流
諛公議臣欲廢江州軍公力言不可而止公以和好
方堅上章求歸移知寧國府便公之私四年改知福
州兼本路安撫使海寇為亂公遣兵捕渠魁戮之十
月得末疾再請洞霄也 遂告老 上雖知公疾猶
令降詔不^拜先曲示禮意尋特轉通奉大夫許致仕八
月二十三日召其子授遺奏大指而薨年六十有三
特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其後中人積階自迪功郎至
三品皆特遷爵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實

封五百戶有司定謚曰莊敏以九年二月乙酉葬邑
之南鄉湘湖長穆山之原娶同邑李氏封榮國夫人
後公九月薨子男四人皆通敏捍今為朝請大夫提
舉廣南路市舶梓朝請郎知盱眙軍械通直郎新通
判撫州獨其季承奉郎隆興府監倉捕早世女三人
適李師心王源方恬孫男十五人光熙烈勳燧燁耀
燭杰熙媚焞恒焯炎孫女七人公季本誠敬不專誦
說每務躬行嘗從容奏 高宗曰臣起家寒遠所以
報國惟無私不欺耳及事 重華亦云退以名所居
二齋天性孝友自以祿不逮親每霑俸賜感愴彌日

隣弟澄少孤^撫遇尤至首蔭以^官見前公數月歿淮東公已病猶遣長子暑行護柩歸遺命復官其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居家儼恪服用猶未貴時治郡不求赫赫名處軍事精審明白將卒無不悅服尤愛惜爵賞每曰名器輕假何以示勸有立功者必奏真命未賞假版其後朝廷以諸軍借補猥濫或奪或裁獨所部無之汲引善類惟恐弗及名卿才大夫多公所薦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辭章簡重如其為人某嘗觀國史天聖中契丹講好已二十余年宿將無在武備單缺范文正公方為京官奏疏乞命大臣奉忠義

有謀之人次命武臣奉壯勇出群之士及復唐武奉當世稱其有王佐材^田由是入館閣擢右司諫言事鯁挺為仁宗所知元昊僭竊選帥西邊盡瘁經營昊竟納款召拜二府直西北交爭麟府奏警自請宣撫河東陝西二虜卒不敢動從歷數鎮而終本朝言文武兼資可為後世法惟為首公以文正嘗守鄆陽師慕其為人故當南北交聘習講文治諱言軍旅之時獨以館職為國遠慮請擇武將遂結主知歲中徧歷言路出使荆襄往來指授^兩路晏然及亮授首遂參大政重華初元復以見執政督視軍馬悉其知

謀方面鞏固和戎定而功國歸位元樞歷四鎮遭時
遇主出處本末大畧近文正然後縉紳間皆知儒者
果可用也初公薨翰林學士洪公景廬既以歷官行
事刻之墓嗣子棹謂謀與公同朝嘗贊美橫陵之議
相與至厚復請碑于墓道義不可辭謹提其要而繫
之以銘於是公以諸子升朝累贈至太師銘曰

天生聖人 專用人治 蠢茲獫狁 當傑以肆

念昔三代 降漢迄唐 樂天保民 運作以常

赫赫高宗 紹復大業 明明重華 廣聲繼伐

叛則征之 服則盟之 寧益爾兵 毋殘我民

維時汪公 致位丞輔 翼贊兩朝 敵威衆附

雜耕渭上 叱田先零 氣吞幽燕 公則志然

我車既攻 我策既定 師干一試 簞壺必應

有點斯虜 竊窺至仁 叩關乞和 遂許來庭

上曰歸哉 其永予弼 公曰止哉 盍均于佚

征鎮四遷 訖其外庸 或出或入 有始有終

孰不富貴 孰不更踐 有譽無疵 如公則鮮

往在慶曆 西征夏臺 倚臣曰范 迄用招徠

於穆二聖 心乎仁祖 公慕先正 幾踵其武

螭首龜趺 表於墓門 文以詩之 庸諗後昆

資政殿李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
紹興三年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應天順人之卒也義士猶或非之孔孟奚取焉為萬世計也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西宮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臣決策從權中外議論雖洶洶顧無敢極陳於前者獨密院編脩官胡公銓上書數百言援大義而伸之大略謂王倫誘致虜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導陛下為石晉孫傳近會遂叅政事願竿三人頭羈留虜使興問罪之師時八年十一月也辛亥有

旨銓書凶悖劫持其削籍流昭州仍降詔布告中外是日檜近皇恐待罪明日又請收責命不許則乞從末減十二月王倫亦再上章自效而六曹長貳給舍臺諫自晏景初而下多有抹解者乃改監廣州都鹽倉明年正月宰執復奏銓書專詆臣第前和議未諧不敢固請以疑辟心議今已定宜稍甄叙乙酉遂改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六月之官十二年七月諫大夫羅汝楫劾公蓋唱前說用欺群聽復除名勒停編管新州十八年十一月郡守張棣奏公與客唱酬毀謗怨望移吉陽軍時大臣專國柄小

人觀望迎合必欲置公死地賴天子獨保之二十五年冬秦丞相薨乃得歸某竊惟人臣犯顏逆耳上攝人主之怒下為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諫數未有九重特申詔諭二府矯情婁請禁近引誼抹止曾不四旬謫命三改如朝廷此幸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脩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劉中以言餞行至云屈膝請和廟堂無策張膽論事樞庭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庭珪嘗賊姦諛膽落之詩竄徙夜即反以為榮下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自爭願職面雖北虜亦因

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也孔孟而在其大書特書也必矣胡氏本金陵人五季徙廬陵公字邦衡曾祖璉妣康氏劉氏祖愷贈承務郎妣孺人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公幼不群強記博覽年二十試太李文不加點連建炎二年廷對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寘第五授左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隆祐太后避狄上贛狄師隨之公以發運司檄攝本州募官率鄉丁佐官軍扞止第賞循承直即就權判官尋丁父憂服除與兄鑄從

唐文獻公集卷之二十一
卿先生蕭楚講春秋李無仕進意紹興五年張忠獻
公都督諸路軍馬辟湖北常平茶監司幹辦公事避親
嫌易湖南提點刑獄司俱未行召赴堂審察七年兵
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四月賜對改左通直郎
留為樞屬後二年赴福州總一年踰嶠又六年過海
守隸驅公使步往又諭送吏侵公公不為動吏無所
肆其毒既抵珠崖著書怡然不以死生介意士執經
從李多可觀預貢者相繼赴南宮其後公還朝復請
五至省者許勿限年推恩自是海島頗有仕宦者閱
七年始量移衡州又數年乃許自便二十二年 壽

皇即位復左奉議郎知饒州十二月入對乞脩德結
民心練兵觀虜釁上曰久聞卿直諒拜吏部尚左郎書
官隆興元年正月遷秘書少監四月擢起居郎兼侍
講國史編脩官論記注不應進藁前後殿皆當侍立
遇直前母白閣門母隔班次又請移都金陵時督府
北伐克宿州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敗歸公勸上母以
小劔自沮七月早蝗星變求直言公請勿徼福佛老
躬行周宣王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其論納諫
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反謂臺諫論事為
賣直此德宗疑姜公輔之語也馴致興元之幸所謂

一言喪邦者 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再求和公曰
虜知 陛下銳意恢復故以其言詭計欺我願絕口
不言和字 上歎其忠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穡
皆主和排張忠獻公公廷責之聞者稱快兼權中書
舍特升同脩國史公雖與忠獻善及其子拭賜金紫
則謂不當如待勲臣子繳奏之 太上皇后改稱教
旨為聖旨公奏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今乃一之將如
太上皇帝何上曰奉親之過朕當自愛十一月詔以
和戎利病遣使可否礼文後先土疆取予大詢禁近
或勸公從衆公奮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乃上奏

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臬主
和維持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之變自秦
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
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体尚能戰乎執政讀
之失色會中貴人推金字牌賞越舊之公索成法將
論之俄與宗正少卿何備兩易其官公未出省吏白
新舍人至公叱曰命汝取成法何遲也吏懼探擿出
之公亟具奏乃緘印馬馳去 上尋悟中傷之由請外
勿弗聽猶以侍講夜對 上曰虜急欲和其勢甚蹙
公乞力任張浚恢復可必因其再求去 上曰卿直

諒四海所知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二年二月兼權國子祭酒六月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公以振恤為先務議和為闕失於是太孛生七十七人同上書乞再相陳康伯用胡某為腹心進兼侍讀虜人議國書未合或謂末節不必較公曰富弼以死爭獻納二字今欲君父卑辭下醜虜愧弼多矣上趨其言十一月以邊事改卜郊公不可者十又大臣主和益堅公爭之力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縣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

之謝陽湖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嘗取密詔為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 詔今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更相援今寶視敏弗拯若謝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公親斲冰濟舟師人以用命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安公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孥北行實安衆心言者乃併指為罪閏十一月與穡俱罷久之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乾道五年冬上與諫臣單時思得節誼之士時奏公中興初率鄉兵遏虜事上雅知公陳虞二丞相復薦之遂除集英殿

脩撰起知漳州未赴六年春改泉州趣令奏事上
曰每思卿直諒今朕恢復之志已決公曰陛下嘗
欲移蹕金陵何為中輟上曰以民之不易少湏耳
留為在京宮觀兼侍講閏五月除權工部侍郎論前
脩史功進官一等十一月真拜侍郎公言初元經筵
七十老臣獨在願乞身歸田里上曰卿忠孝神物
護持且留觀朕恢復同載大梁或忌公敢言擿細故
雜它朝士併撼公冀不得獨留公自以年踰七十遂
求致仕詔除宝文閣待制在外宮觀七年三月也未
數日特留提奉佑神觀侍講如故上曰卿大節可

嘉朕不忍令卿去未幾受詔舉堪任刑獄錢穀及
皆略吏能各二人言者又謂公所奉非其人貶秩二
等公知不容復求去進敷文閣直學士再提奉興國
宮特許 陛辭公奏願 陛下任賢黜邪理財訓兵
逮鰥恤孤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上曰朕
志也又問卿今何歸公曰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
今歸廬陵將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公既歸
上趣所進書遂上易春秋二禮解 詔藏秘書省尋
復元官淳熙二年上思公不置諭大臣令進職初擬
稍遷上特升十等遂為龍圖閣學士前此未有也

周益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一百四十四
太上慶七十獨公以前朝龍飛甲科遷朝奉即祠滿
又納祿 上令因任近臣有言秦檜時臣僚被貶斥
者後皆還其所歷歲月惟胡某為議即將四十年未
嘗自列詔特予四官遂轉朝散大夫三年冬三納祿
優詔不允四年秋秩滿特命提奉隆興府玉隆萬壽
宮五年夏 上以公連歲納祿奉大梁同載之言諭
大臣使留公仍進端明殿學士六年各三省復奏公
祠滿 上曰銓雖老不衰昨去國欲它日從朕中原
朕常壯其言可 召歸處以經筵公引疾力辭陳時
病五事且曰劉珙張栻將死其言甚忠李椿鄭鑑之

去國論議皆有補 陛下盍念之顧何以老臣為

上知公不能來七年春超轉朝議大夫再食興國宮
祿稱疾篤四月 加資政殿學士致仕五月庚辰薨
遺表猶欲為鬼癘賊贈通議大夫官其後三人享年
七十有九初封廬陵縣開國男加至本郡開國侯食
邑自三百戶積至一千五百戶實封戶百是年冬十
月丙午葬于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營之右以子升
朝遇 郊恩贈通奉大夫娶劉氏中散大夫湖南提
點刑獄公事敏材女先公卒贈淑人五男泳承務郎
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官

代

澥今為奉議郎前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
能世其家決承務郎瀉承奉郎沖未命天五女適從
事郎道州司法叅軍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堯方自
厚通直郎簽書昭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
王宗孟將仕郎王箴孫男十六人掇承事郎奏辟廣
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榘文林郎監泉州市舶務
棧承奉郎程杙檣挺枅机視攢杓梓楹檣椅女七人
惟公忘身為國首倡正議人已知敬畏又平居持論
鯁挺視權貴有不善趨向有不正輒奮鬪欲扼其吭
略無顧避士大夫以是疑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
其實篤厚恭寬孜孜樂善常欲以孝道愛人之實施
諸有政既不大用于朝嘗三拜二千石復未及布宣
于外故公之剛雖表表愈顯而其仁心則罕知者昔
蘇文忠公作剛說謂夫子以剛毅巧言辨仁不仁深
闢太剛則折之論由公視之其信而有證哉公性孝
友在海南聞母喪慟絕水漿不入口一昔須髮尽白
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會聚宗族恩意周備收恤
貧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兩尽田父野老
羸兒牧夫亦接以禮得其懽心奉身儉約非賓祭食
不重味間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辭則以賙人先疇

外寸地無所增識者歎服公聰明既絕人又能堅忍
勤苦聖經賢傳晝夜繹思古文奇字悉力研究發為
文章雄深雅健清新藻麗下筆輒數百言尤効意詩
騷用事深遠措辭奇崛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
百韻數十篇愈去愈工字畫端勁兼通篆隸碑版一
出人爭傳玩邃於禮禮孝能躬行之冠昏喪祭必遵
古訓釋老異端一切屏棄親舊慶弔寒暑不輟自壯
至老始終如一在新興名室曰詹晚號澹庵老人遂
以名其集總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
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
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孝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活
國本草三卷自公之沒其子以門人今秘書監楊公
萬里所狀行實未求銘某自少知慕公名德隆興初
先後入兩省中間郊居從游幾十年已復遞宿玉堂
凡公文行皆親薰而炙之銘其敢辭獨念幸從執政
應謚而名節如此顧在隱德立園之下耶獨念幸從
執政之後當任斯責暨尸宰事始奉
明詔謚公忠簡而郡庠又以公配祠六一先生然後
哀榮兩備銘公有辟矣銘曰

河入中國地卑而傾屹立底柱其勢乃分

江會三峽 湍束于隘 截然灑瀕 其流乃殺

天方驕金 帝維念親 事之至難 有君無臣

斷斷滿朝 其瀾孰障 言言胡公 正論獨抗

鼎鑊刀鋸 視之猶無 嶺海崎嶇 不曰夷塗

相欲殺公 彼憮趨和 天子仁聖 公卒無禍

晚儀正朝 素志弗移 不會于梁 則繫乎時

富貴壽考 百年之頃 孤忠大節 千古惟永

懦夫以立 清哉伯夷 孔孟亟稱 公乎得師

周益公文集第三十

周益公文集第三十一

省齋文稿三十一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墓誌銘一

右迪功郎致仕劉公若川墓誌銘

乾道元年

隆興元年十二月一日廬陵鄉先生劉公卒州李教授師生員哭其家甚哀郡人皆歎曰善人死矣於是門生鄉貢進士田亮功會稭遺事屬某為之銘某之兄弟昔以童子受業公門其可以辭公舊名武字定功後改名若川字朝宗先世廬陵人曾祖海祖推一

皆不仕父陶字紹先博學有聲稱於勢利泊如也其詳見文人葛敏脩聖功所為銘紹先娶樂氏實生公公自幼刻意讀書事父母盡孝待兄弟以順方三舍法行為正若錄必經術行藝俱優者當是時公固未老人已曰非劉公不可其後改科取士人又曰劉公元祐宿學也且留為吾徒師中間預鄉薦可以仕矣公優游李舍不起也諸生亦謂公言行可法相與挽之不置蓋贊助李官表帥多士踰四十年平居於物無競休休然真寬厚長者人以是敬愛之若乃施口惠任心術以沽流俗名者固公所耻也家素貧學

者聞其名自遠縻至賴以自給公損衣節食推其餘
以字育孤幼調恤朋友此又人所難者紹興二十九
年 太上皇帝慶壽于慈寧宮凡高年以差賜爵
時公年八十七且有子卒於鄉實應詔書遂補右迪
功郎致仕初公屢求解李職衆輒留之至是欲必去
衆曰公耳目尚聰明况養老於李古之遺制也不聽
蓋復留四年以疾卒于家公為文醇正淡泊如其為
人有集二十卷初娶夏侯氏再娶王氏彭氏四子長
克實通經篤行有父風次克國鄉貢進士次待問以
毀卒次定國二女長適進士彭邦直次適進士王景
先前卒孫男女俱九人男鄉貢進士羲之暨麟之釋
之洎元之揮儀之宗之必勝也曾孫男三人伯雄伯
魚伯鳳皆業儒女二人議者謂公豐積而嗇取後世
殆其昌乎諸孤以二年閏十一月辛酉葬公于城西
鷄家嶺與彭氏同兆而異穴銘曰九十一年不其壽
子孫濟濟昌乃後天豈吾私躬自厚自 師德漢少
游無競無求以白首附郭之山長而秀公歸其宮安
且久列辭鑽石輝耀不朽

蔡子亨墓誌銘乾道元年

伯父元陵公好賢喜士其規模寧與時利相反一時

巨室衆方慕鄉有未請交多捨去不顧即故家若寒
士人所蹈籍者往往察其賢延譽之仕以故弗甚顯
然世言善擇交者人人推周史君紹興丙寅春道袁
州問州之士大夫孰可與游皆曰蔡君子亨故相家
也築室砲沙河上葺廢圃為園日延邦人過客飲酒
賦詩鼓琴彈碁於其中蓋二十年未嘗見過失是何
如伯父曰可也立命過蔡君蔡君出迎貌溫而恭論
辨而無邪視其家延肅然閱其子弟翼翼怡怡爭讀
書李文伯父喜曰人言果可信時方求介婦會蔡君
亦擇壻一言而兩家通婚姻如東阡北陌也歸道所
以然予年尚少竊記之自是從事四方絕不與子亨
相聞隆興改元秋七月歸廬陵客有斬衰偕謁入者
視之子亨之子岳也予驚問來故則哭曰今年先人
棄諸孤雖葬而墓碣未刻猶不葬也岳為是不敢顧
几筵扶服亟來惟執事哀許予辭謝累日岳泣請益
遷予兄又提筆迫曰趣為我具槨乃取左從政郭吉
州司法參軍魏吉甫所狀世闕行事而比次于下君
名衢子亨字也興化軍仙遊人僧祖準贈太師秦楚
國公祖京太師魯國公父儵贈少保謚文簡母永寧
郡夫人強氏幼以門功補承奉郎轉承事郎嘗贈金

載除太府丞改直秘閣君父母皆早世能自立不為
貴驕氣習在政宣閤公私事一無預知故官以例遷
未嘗超拜及舉族落南有司獨刊去軍名則其始末
可槩見矣魯之入大梁也士民挺身違難君能冒死
走父母殯宮取柩南奔其後群從有困窮死亡者君
悉為賙給蓋減之平生孝友類此死時年五十八正
月己酉也葬以四月壬申墓在州之西平田娶洛陽
王氏惠獻公化基之曾孫生四男魯岳岡崧魯崧前
死四女長壻右文林郎武安軍節度推官王注次則
予兄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必端次進士張伯虎
其一既嫁復歸孫男三人垓圯埴女三人尚幼銘曰
家鼎盛或端靖名必振廢而居誰爾諛乃有吝銘君
墓是之取尚無斃

徽猷閣待制宋公喚墓誌銘乾道二年

公諱喚字景晉姓宋氏其先北州大族後徙開封府
祥符縣至公之曾祖鄭國元憲公庠以道德文章歷
踐樞宰賜第咸寧坊官至司空薨贈大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曾祖妣魯國太夫人胡氏祖均國朝散郎致
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妣太寧郡夫人陳氏父崧
年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同安郡夫

人張氏安康郡夫人呂氏弱冠補太學生嘗升舍會
父致仕當補官公文愛其弟推與之政和四年別以
門蔭為馬將仕郎調孟州刑掾改河北糴使司幹當公
事選充大晟府脩製大樂管幹文字以所生母令人
崔氏心喪去官服除用前糴使賞改宣教郎為河北
轉運司當公事提舉洛口交裝催促綱運擢尚書司
門員外郎出為蔡河撥發宣和元年冬 徽宗召對
稱旨命知宿州明年方臘起連陷郡縣數十羽檄調
重兵擊之所過騷然宿為往來要衝凡軍須獨前期
告辨民以不擾久之以治郡最一路除直秘閣四年

夏童買退師白溝公適入覲帝命乘駟按之盡得其
狀未幾以將作少監召賜緋衣銀魚數條積弊多所
裁革遂長監事賜服金裁六年正月遷殿中少監入
謝 帝諭以裁冗濫扼侵漁公悉意奉行一時號為
稱職靖康改元幹离不深入 道君將南幸而朝廷
議狩襄鄧中外洶洶士大夫潛懷向背 欽宗雅才
公擢徽猷閣待制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
實欲調護道君行宮也人謂公且辭行公曰此非臣
子効力時雅以正月三日受命而是夕龍德之駕蒼
皇出通津門公捐家貲募兵民擊河凌通御舟遂從

道君踰淮渡江是月十五日次京口時虜已傳京城

道君命所在州止東南邊角及上供綱運母令虜得

又高休總領禁衛三千留控淮津維童買將勝捷兵

三千寔從會二浙勤王兵二千人過鎮江道君命留

之壘三事而疑似之言寢聞於是有上書天子乞斬

童買等六人者二十八日詔聶山為發運使代公密

圖之而與公在京差遣山行有日尚書右丞李綱言

於帝曰斥買等一詔書足矣投鼠不可不忌噐

帝曰朕意亦然罷山不遣而公以二月末至闕帝

即召對首問道君安否公敷奏詳明帝善曰流俗

紛紛朕皆不信也明日復召至延和殿授使指令奉

書行宮公頓首曰臣備數從官蒙任使敢辭難乎顧

愚慙不能道兩宮之情死無以塞責帝曰朕自

道君在外寢食不安彼小人何知動輒猜問不可不

慮卿頃嘗將命至春坊又久在省省吾父子知卿故

籍卿一行往矣道此誠意庸釋朕憂公知不可知辭

即奏云陛下仁孝天下所共知况臣親聞玉音敢

不竭力帝曰朝廷昨命童買留守京師買輒不告

而去名為扈從實遁爾議者屢請誅之朕以其在

道君左右第貶池州卿為我奏遣母令奉朝尚以為

言也公曰謹奉詔乃三月四日再除公發運使填高
衛闕暨明日入辭 帝曰更有一事黏罕再犯澤潞
朕以 道君未歸屈已懇和須其退師即遣奉迎使
詣行宮問歸期不然游騎脫復渡河豈不驚動君父
公曰聖慮及此可與天通非群臣所能及也 帝目
宦者取書起立授公公退即疾馳不三日至符離俄
報云 道君入虹境矣公率官吏迎拜河上道君召
公登善濟舟公進書備道 上意 道君蹙然曰比
因流言致朝廷相形迹監司州縣觀望風指徃徃忘
分慢執因條舉數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云云公曰

方都城晝閉中外隔絕雖御前號令州縣或不奉承
非獨行宮也守令之臯蓋不容誅朝廷何預焉道君
意乃解公即奏臣出京時聞童貫貶池州今猶未行
何也道君曰勝捷兵隸貫未知所付公以便宜奏云
若付宇文粹中而以范訥為副宜可 道君曰善召
二人使交兵明日道君語公童貫得勝捷軍情驟罷
之且生變柰何公曰貫平日改壞軍政西北之人怨
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衆生變之語始貫自解耳
道君趣貫行一日 道君復語公內禪自出我意雖
皇后亦不與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與此耶我總

出門姦人便欲貪功離間是無天也再及遞角等三
事溘然曰我為國家過計爾得無以此致疑乎公曰
臣造朝總數日無日不召見 主上誠孝由衷思慕
形於言色雖不小人進間言決不能入若廷臣則陛
下何恤道君曰 帝知我急歸否公曰 主上正以
黏罕在澤潞故願 陛下少留京口以待奉迎使與
儀物階來臣固疑迴壘太遽而未敢啓也 道君曰
兩日待說偶未暇只為無裏糧住得耳公驚曰臣雖
被召去自有淮浙西路漕臣及發運使副在揚潤顧
不能應辨邪 道君曰有一文字待付卿命左右取

匣中文書來公跪讀之乃尚書省付知宿州林箎劄
子也初州有御前竹石錢十萬緡 道君過州時親
筆付箎取其半箎總輸二十之一而以其事上尚書
省尚書符宿州其以錢上京毋擅用後題正月十三
日日下獨執政官一人簽書公讀畢奏曰 陛下在
位久凡御批宝批及三省批旨若盡可畫聞有不作
奉 聖旨付外者否道君曰無之公指堂帖曰此既
無 聖旨二字又未嘗徧書宰執非朝廷意甚明始
圍城中小吏作常程行遣而當筆者不察爾臣非
敢游說以寬 聖慮也 道君視之欣然曰卿言是

我未思此公隨事解釋大率類此 行宮次南京公
以 帝命請先入奏 道君乃以書授公且賜手誥
一通大略謂 嗣聖遣宋喚資書至遂得通父子之
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無纖毫憂疑至以
公比張仲孝友公再拜跪受訖夜以小舟馳去比至
虹橋宣召者踵未公特至崇政殿門謁者云 上留
宰執待君已有旨免朝見 上常起居可也公及階
帝已起立連問 道君遽歸意公不敢隱裏糧語維
以堂帖進呈且具道所以解釋 道君者 帝悅曰
卿應對甚善當議褒賞公曰臣將命無功免責為幸

賞非敢冀也還部未幾臣僚劾公奏宿州事為脅持
離間而大臣獨書劄子者從中助之詔落職與在外
宮祠言者不已七月再貶單州團練副史永州安置
紹興元年復朝請大夫次年始得提舉亳州明道宮
凡歷八任改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積官右朝議大
夫二十七年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眷懷舊事命取徽
宗所賜手誥以入親為製題記數百言宣示百僚襲
歲敷文閣又下詔暴公之忠還其舊職歲賜藥石眷
待甚厚惜公已老無意於仕矣後四年遂納祿轉右
中奉大夫是歲六月二十日終于正寢實紹興三十

一年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右通奉大夫贈黃金百
兩錄其孫三人制詞有孝知守其家財訓材實裕於用
被遇 徽廟竭誠靖康謨訓具存忠勤可驗之語然
則公蘊蓋雖不盡施於世亦可無憾矣公為事親孝
接物誠出於天性非彊勉而然幼篤志問孝稍長多
識名士其聞見議論皆有根抵晚築室章江上益以
文史翰墨自娛故士大夫樂從之游坐客常滿公待
之無歲親䟽夷險一與竭盡雖遇橫逆不孝也先娶李
氏再娶張氏皆追封令人二男子竒右從事即蚤卒
仲甫孝謹儒雅今為右承務郎充江南西路提舉常

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二女適進士呂溥之右從事郎
耆碩孫男三人文饒文翁文成女適右脩職郎劉泌
鄉貢進士魏好信餘尚幼曾孫曾老巖老女一人仲
甫以是年九月二十七日葬公于洪州新建縣桃花
鄉西山麒珠陂岡之原使來求銘惟我先夫人宋之
自出某為兒童已識公每聞其道靖康間事皆可書
而誦也其後入史院為編脩官以諸家所上太史書
參攷公言無不合者故於論次特詳焉失其大節詳
矣他固不嫌於略也銘曰
大寧之世 士趨寵榮 一蹈時艱 則謀其身

其身是謀 國於何恤 君臣父子 秦粵肥瘠
有美宋公 相門之莛 騫翔禁密 日惟才臣
平居泣官 稱執而已 逢辰之虞 惟上是使
靖康岌岌 外徇內訌 不愛其躬 調護彌縫
我惟忠臣 爾覆醜正 衆言淆亂 盍拆諸聖
聖有一言 萬世不疑 巍巍三朝 先後同辭
祐陵紀之 欽廟倚之 明明紹興 又增美之
孰不忠孝 孰晦而顯 天亦眷之 式燕爾晚
保有令名 言歸茲藏 載祀邈綿 母或懷傷

子柔弟墓誌銘

乾道二年

亡弟子柔仁而剛敬而和敏而篤學幼事母孝長從
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其存心主於厚而自期甚遠
其容貌美秀博實善觀人者與談五行者負風鑿者
皆曰是必貴且壽然年止三十三再與計偕而已嗚
呼非君不幸予之不幸門戶之不幸也初紹興庚辰
春予官李省君以七月自吳門來道得小疾相見得
輒為訣語八月寢劇十一日神識湛然而逝後六年
當乾道丙戌十二月二十八日子自上饒改葬先
夫人於吉州廬陵縣膏澤鄉長岡之麓乃祔君柩于

北域後五十步成君志也周氏世鄭人徙吉三世矣
曾祖中奉大夫諱某祖左太中大夫諱某考左朝請
郎太李博士諱某先夫人姓王氏君既沒~~哀~~遺草得
文三卷語皆驚人使少假之年必將追騷人而與遊
望聖門而力造肯訖是耶君名必彊子柔字也娶濟
南韓氏無子柔既求宗姓續續其祀又哭之以辭曰
嗚呼子柔金安之手英氣凜然戢于斯乎惟顏回
短命兮聖不幸而嗟咨如鄧攸乃無子兮信天道
之難知被一而居二兮雖塗之人猶涕洟况手足
之痛兮慘猶甚於屠封已而已九原不可作兮誰
知我悲

文士慶墓誌銘乾道三年

文生安國將葬其父士慶泣而請曰安國不天遭罹
大難今歸窆有期敢乞銘於執事其幸賜之昔我世
父辰陽公卜兆廬陵族葬諸喪之在江南者生首挾
錦囊之術來相大事其先力甚至義不可以弗從也
乃以士慶之行詢于閭里皆曰其持身愿其濟人勇
聞世有浮圖法者謂濟戒所以為善施予所以植福
於是終身行之既得疾預知亡日告違於常所來往
屬纏不辭已而赴弔者咸重惜其死噫亦可以為此

唐公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
鄉之善人矣士慶字善積世居吉州廬陵縣之永和
鎮享年六十有四娶劉氏生二男一女惟安國存焉
其終以紹興壬申十月癸亥而以是歲十一月丁酉
葬於鎮東金鳳山陽田之原銘曰
生有以養死有以葬壽不至於夭而祀不至於曠
又何快兮

靖州太守吳

順之

墓之銘乾道四年

公諱順之字伯思其先建安人曾祖太常丞方天聖
中與凡正肅公育及京俱以文章稱同年登進士第
歐陽文忠公所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者也正肅以
才猷議論被遇仁宗入參大政出殿藩輔而弟正
憲公克又以嘉謀直道相裕陵遂為宋大家惟
奉常位不滿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正肅既從其皇
考葬鄭州正憲亦葬開封於是建安之吳多占籍北
方而公為雒陽人也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祖安
行左朝議大夫祖母恭人陳氏父以耀州三原縣丞
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母武陵郡夫人程氏公初以
祖蔭補太廟齋郎政和二年為將仕郎鳳州河池縣
尉歷監楚州在城清酒務用奉者陞從政郎宿州刑
曹掾吏誤入民死罪公讞正之改宣義郎知醴州武

周文公集卷之三十一
功縣未知徙宿州司士曹事 欽宗登極轉宣教郎
賜服朱銀靖康初添差徽猷閣待制宋暎為江淮發
運使辟公幹辦公事俄有負罷遷通直郎建炎 覃
恩轉奉議郎選知福州侯官縣中原方拏兵盜亦起
劔建間軍須急甚公應辦如無事時轉運判官魯詹
等列薦于朝進承議郎以寵之州歲敷鬻友擾民又
公帑取物無藝極公曰邑困矣願少裁其數守帥不
樂公遽請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 詔書求人
材前宰相李公綱汪公伯彥皆薦公擢知梅州改連
州姦叟鄧禮聚衆剽湖廣久之就降號義丁禮仍統

之常傑以肆官吏無敢究切公取尤暴戾者磔于市
餘怙怙畏服連故多坑冶傍郡上供銀率取給馬歲
久負繁民破產莫能充公力請蠲其半免符下吏民
抃躍繪像以祠秩滿主管台州崇道觀尋知汀州境
素多盜戍兵驕不可倚公擇郡卒千餘晝夜閱習未
幾皆可用盜以不作 郊恩賜三品服於是自承議
郎積功次五遷至右朝散大夫去為郡武軍遂以右
朝請大夫再知汀州未上復主管崇道觀起知復州
移靖州州本夷境一語不酬輒白刃相向謂之讎殺
甚則合黨群起謂之結門款異時守皆武臣文法闕

略公初以文臣臨之下車語寮屬曰蠻夷荒忽不威制則玩不靜治則擾乃大修城池集禁卒教以挽強徐召其酋長戒曰安爾巢穴毋犯省地犯且誅爾亦命城寨吏彼不始亂毋擾彼矣先是數十里間有崖頭蠻數相讎殺畏公威不敢動羈縻州有相率請輸丁米如近地僮人且歲時貢獻于朝者或謂是可蜀道宜納之公笑曰守邊莫如安靜吾老矣豈紛紜以求進哉暮年公知彊場既寧則增闢學舍以道藝進諸生即城東葺社稷壇凡可以化其民者未嘗鄙夷之風俗寢微矣代還卜居筠州隆興元年八月甲戌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是歲十月乙酉葬於隆興府新建縣江崖鄉招賢村之原公生名家通經力孝蚤自植立極性孝友朝議公疾躬治藥餌不斯去左右逮其卒欲以適孫解官行服仲父禮却之公曰祖喪從厚不亦可乎自言河南府竟如劉輝故事後當任子推以與姪若姪孫平居待人一以寬恕及在官遇事則果敢能斷省訟牒決疑獄吏服其精敏然聲色未嘗厲也持已尤廉潔公家財無絲髮妄用善鈞校隱欺故所至不加賦而用足歷守數郡雖無赫赫名去必見思在仕塗久年除次補不務速化一其初終

有譽無瑕可謂難也已初配宜人陳氏翰林學士繹
之孫前五十七年卒再娶宜人雷氏國初名臣德釀
之後前十年卒至是合葬招賢二子藹右文林郎蔚
右從事郎皆好學有吏能一女適右從政郎梁敞孫
男二人千乘千秋俱將仕郎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
朱時中決未行昔我亡姑實歸文林君故來請銘乃
為銘曰

猗歟吳公園外而外方中彊其志而巽其容人徑
而逢已緩而從不阨于窮不極于通以卒其功以
壽其躬猗歟吳公可謂有終

周益公文集第三十一

周益公文集卷三十一



